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籌海圖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李炎

繪圖監生臣周履信

欽定四庫全書

籌海圖編卷二

明 胡宗憲 撰

王官使倭事畧

魏正始元年遣使如倭

太守龔遵遣使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印綬詣倭國拜假卑彌呼爵命並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等物

六年賜倭臣綬

詔賜難升米黄幢

付帶方郡假綬

八年遣使詔諭倭王

太守王頎到官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弓呼交兵遣其臣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郡遣塞曹椽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黄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彌呼已死宗女臺與嗣政等以檄告之

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倭國

帝遣文林郎裴清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躭羅國經都司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來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伏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

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欲遣朝貢我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故清來道飾館以待天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厚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先時其王冠服仍其國俗至是如賜與衣冠乃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襈綴以金玉云

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持節撫倭

倭使入闕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許貢遣斯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撫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元世祖至元三年遣使往諭日本不達而還

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乃命兵部侍郎哈達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命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哈達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

以帝命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道詔使哈達等徃日本不至而還

至元四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哈達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徃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

五年遣使日本

九月命哈達復持書徃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稱二郎而還

至元六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所執二人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七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令有司慰撫俾齎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如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禮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十二月詔與高麗王植送良弼通日本期于必達仍以呼嚕赫王國昌洪察球爾將兵送抵海上

候國信使還姑令
金州等處屯駐

至元十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趙良弼復使日
本至太宰府而還

至元十一年命將征日本

三月命經畧使實都高麗軍民總管洪察球爾以千
料舟巴圖魯輕疾舟汲水千舟各三百共九百艘
載上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
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還

至元十二年遣使日本

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
文著討議官蘇都爾丹往使亦不報

至元十七年日本殺使臣杜世忠

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實都洪察𤨏爾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至元十八年再征日本

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嘍罕右丞范文虎及實都洪察𤨏爾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勑曰始因彼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國家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伊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嘍罕范右

丞李左丞先與實都洪察球爾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實都察球爾軍會然後征日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伊岐島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伊岐呼實都察球爾來會進討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嚕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嚕罕以病不能行命安塔哈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正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余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

戰盡死餘二三萬為虜去九月至公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閻莘是也葢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至元二十年遣使征日本不果

命安塔哈為日本省丞相與徹爾特穆爾右丞劉二巴圖爾左丞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爾上言民勞乞寢兵

大德三年遣僧往說日本

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國朝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遣使招夷

遣使臣趙秩往日本招來倭夷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前朝自恃其强大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發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使亦趙姓得非蒙古使之雲初乎亦將訹我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威加四海開誠布公故以悃信結汝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我則爾之禍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孔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

王氣沮下延秩禮遇有加

秋使行人楊載齎璽書諭日本國王

倭寇惠潮濵海上命載往使賫書諭其國王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天降喪亂趙宋失馭中原板蕩東南半壁曰尋於干戈自救不暇固未能經畧四荒也迨元自辛卯以來又復擾攘被倭來寇山東不過亦乘其衰耳朕以布衣提三尺劍義聲一唱振旅興師爰宅函夏宵衣旰食垂一十年

自去歲以來羣盜止息海宇乂安惟四夷未服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廷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絶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

圖之

洪武五年遣僧往諭日本

先是天寧寺僧祖闡以高行名至會朝廷將遣使詔與瓦罐寺僧無逸俱往祖闡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緇器禪衣之屬令大官餞享於五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喻以善道設化時天界寺僧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獻凡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遐邇一視同仁次言宣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波雖甚艱險君臣大義勿忘次言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旋方盡終始之義太祖俯賜和之常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嘗往至于善導凶人不負西來意爾僧遊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為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珎重浦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瀛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日日宿海涘艨艟掛飛飄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

使休問海莚莚直是尋根際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化頑心了畢饞方已歸來為拂塵見終必見始祖闡受命而行自翁州啟櫂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教櫂演正法無非約之以善聽者聳愕以為中華之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寔名剎也祖敷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僧奉方物稱臣來貢既歸上喜怡愉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縑

成祖文皇帝永樂九年遣使日本

遣三寶太監王進奉使日本收買奇貨至寧波選壯軍顧通號大漢將軍同往彼夷初御以禮後起

別議輒下滾江龍于港口得
支港潛出彼夷婦咨引而還

永樂十五年遣使如日本

倭寇沙園所邊將執其酋首送京師詔貸以不死
遣刑部員外郎李淵等使日本璽書責以敬天事
大之義次年淵還其國
王亦遣刺史奉表稱謝

宣宗章皇帝宣德八年遣使弔喪

倭王源道義卒上命太監雷春少卿
潘錫等出使致弔以盡懷柔之意

今上皇帝嘉靖三十四年七月遣使移諭日本

先是海商王直挾倭以要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
寇而身為之調度浙直廣福沿海悉被殘破倏往

條來訖無寧歲御史胡宗憲按浙廉知其情奏乞遣使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以弭邊患實欲行間諜以鈎致王直而絶禍源也疏入上命廷臣議之咸稱曰便乃令布政司為檄致之宣布朝廷德意募能使者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請行於是假以市舶提舉服色充正副使以往檄曰王國自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以來世秉恭順貢獻天朝天朝待王恩亦不薄上下安和恪承天道各保生民令爾倭刼掠居民念惟王國法令嚴明部民盜一雞一犬者必殺無赦豈有縱民侵刼之理必是欺蔽國王私出為非故特遣正使蔣洲副使陳可願移檄報知王若能守祖宗之大法思聖朝之厚恩懲部民之橫行分投遣人嚴加約束不許私出沒海洋侵擾中國使邊境寧靜釁隙不生共享和平之福如此本司即為王奏聞天子必有大旌勞之典史冊書美光傳百世豈不快哉否則奸商島

民肩禍不已黨類益繁盤據海島窺伺竊發恐非
王國之利如昔年安南國王陳氏之禍可鑒矣今
日移文報知亦非為中國也王其深體而速行之
洲等捧檄以行十一月望日至其國五島地方偶
遇直養子毛海峯在馬洲等以移諭事告之遂引
見直洲等諭以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
直為感德然不欲國王之知之也謂洲等曰夷意
惟在求互市而已既朝廷有曠蕩之恩吾當為若
等謀之然天文國君孱弱不能號令於其國其能
禁戢諸部耶須歷島諭之亂可弭也遣毛海峯輩
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者數月海峯以報効為名
實伺內地虛實與當道待直之意何如以為進止
時宗憲已總督軍務洞燭其奸乃故示以寬厚之
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為之奏請賞賚優渥海峯還
報直始挺身而來謂市舶可通而禁顯可致也然猶
慮中變仍挾倭數十而來遷延海上者又兩閱月

遣方大忠反覆說之又擒貳其黨與始入見軍門於寧波而生致之斬之市曹傳首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後御史趙孔昭以洲專命往使不達其王謂為直黨惡奏繫詔獄論死巡視軍情郎中唐順之謂不赦洲將來必以使絕域者為諱而阻宣力報効之心後奏釋之

太倉使往日本針路見渡海方程及海道針經

太倉港口開船用单乙針一更船平更者每一晝夜分為十更以焚香枝數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

吳淞江用单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

寶山到南滙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

大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茶山水深十八托一云行一百六十里正與此合

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

七山灘山在東北邊

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

更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

升羅嶼廟州門水深急流

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嶼港升羅崎頭俱可泊船崎頭水深九托

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雙嶼港口水流急孝順洋水深十二托泥地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西邊有礁打水行船宜仔細一云亂礁洋水深六托泥地

九山用单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水七八托泥地南邊泊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

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

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梅花瓶彭嘉

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

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

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单卯針東南

風用单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黄麻嶼

黄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

甲卯針東南風用单卯針西南風用单甲針

或用单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单卯及甲寅針西

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

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单卯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岛山

馬岛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覇港泊船土官把守港口至此用单卯及甲寅針行二更進那覇内港以入琉球國中

那覇港外開船用单子針四更船取離倚嶼

外過船南風用单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以
行
熱壁山南風用单癸針四更船取硫黄山
硫黄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
南風用丑癸針三更半船取夢加剌山南風
用单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单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
山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顱七山島内各呼兵之妙是麻山嶼野顱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旦午山用艮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一云野顱山對面行六十里有小礁四五箇最宜畏避在北邊過船用艮寅方行一百五十里至旦午山用艮寅方行二百四十里至亞甫山

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沿灣

奴一云沿渡奴烏佳眉山沿渡奴烏佳眉山用単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単子針一更船至而是麻山

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一云名佐沉長礁東北邊過船用単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単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西邊門過船用単丑針三更船取兵褌山港

兵褌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按已上針路乃歷代以來及本朝國初中國使臣入番之故道也頻年倭寇之入往往取間道迯至便利特甚予已稍從入寇圖中指畫然不欲條書之者恐傳者或貽奸孽以倖釁也有志於經世者須以意會之而得予之所以不詳書焉斯善矣

倭奴朝貢事畧

漢武帝建武中入貢

帝滅朝鮮使驛始通使者自稱大夫

光武中光六年入貢

奉珍朝賀賜以印綬

安帝永初元年入貢

來獻生口百六十八人願相見

魏景初二年朝獻

公孫淵誅後卑彌呼遣其大夫難升米牛利等帶方物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使吏將送詣京師明帝詔賜卑彌呼為親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

正始四年入貢

卑彌呼遣大夫伊耆掖邪狗等八人獻方物詔拜掖邪狗等率善中郎將各假印綬

八年入貢

卑彌呼死宗女臺與立率善中郎將掖邪狗來獻生口百珠雜錦物

晉泰始初年入貢

臺與遣使朝獻臺與死其國復立男王

安帝時通表

倭王讃通表江左

文帝元嘉二年入貢

讃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讃死子珍立遣使入貢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斯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

二十年入貢

倭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

二十八年加封王復入貢

加使持節都督倭斯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子興遣使貢

順帝昇明二年入貢

倭國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環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道經百濟裝飾舡舫而句麗無道欲圖見吞臣亡考濟亡兄興並欲大舉問罪不幸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

中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綬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斯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隋文帝開皇二年入貢

倭王多利思北孤遣使詣闕上令所使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去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煬帝大業二年遣使入貢

多利思北孤復遣使朝貢使者云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乾道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

勿復
以聞

大業三年入貢

報使
也

唐太祖貞觀五年入貢

倭使入闕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許貢仍遣高
文表往撫之使者不宣朝命而回遣詳見出使事
畧

永徽初年貢寶物

遣使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時新羅為
高麗百濟所恭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

永徽二年夷使偕蝦蛦入貢

倭使恊蝦蛦人偕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鬚長四尺許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咸亨元年入貢

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誇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長安元年入貢

時遣真人粟田貢方物○彼國真人猶唐尚書冠進賢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粟田好學屬文

進止有方且求書籍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

開元初年入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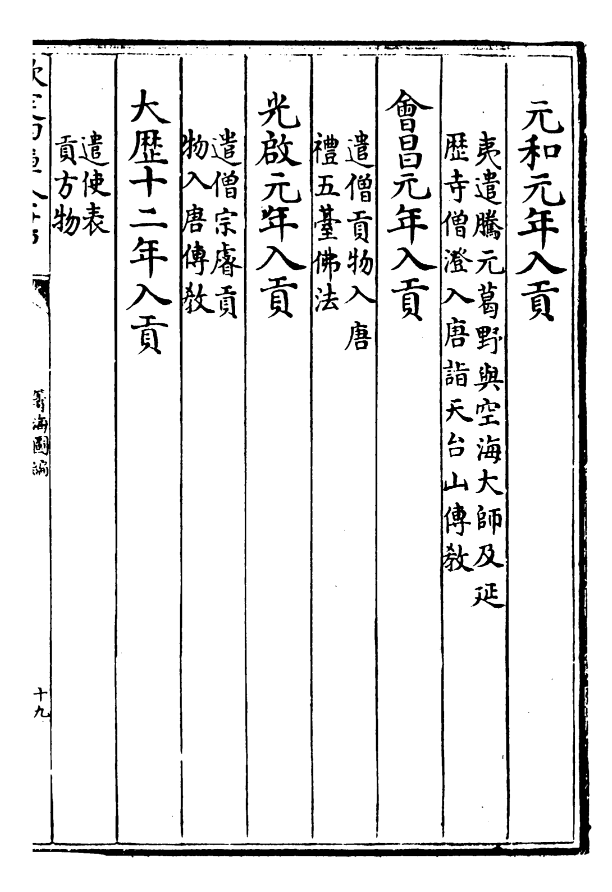
仍遣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佐補闕儀友文多所該載久乃還

開元四年入貢

彼國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貢物

開元二十四年入貢

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



元和元年入貢

夷遣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教

會昌元年入貢

遣僧貢物入唐禮五臺佛法

光啟元年入貢

遣僧宗叡貢物入唐傳教

大歷十二年入貢

遣使表貢方物

天寳十二年朝貢

時朝衡復入朝貢物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求内外經教及傳戒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貢

建中元年入貢

東遣使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興能善書其紙似蠒而澤之莫曉何物所造

貞元末年遣使入朝

其王桓武遣使入朝其學子橘免勢屠空海願留肄業歴二十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

貞元四年入貢

遣文明

使貢物

後梁龍德中入貢

遣僧寛建

入貢方物

宋雍熙元年入貢

夷遣僧使大周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及年代紀各一卷大周然衣綠自云姓藤源父為真連〇真連官名其國五品職也〇大周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俗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集十七卷並得自中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寳銀以

貢賦國王自古傳襲于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皇系詳見年代紀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絶此蓋古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郡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得繼位聖嘗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又云其國多中國典籍大周然來復得孝經一卷即鄭氏註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即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譔也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給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復許之

端拱元年夷僧奉表來謝幷貢方物

大周然遣弟子喜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大周然啟傷麟入夢不亾

漢主之恩枯骨令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寧忘鴻濡之恩周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大周然附商舡之離岸期魏闕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歷觀宇內之環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局晴前拜聖登于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禀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赴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忻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恵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黄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大周然空辭鳳凰之扆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想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分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會染筆拭淚伸紙揺魂不勝慕恩之至

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併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又別啟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黒木槵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三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瓶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一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納白細布五疋鹿皮籠一納豹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屛風一雙石琉黃七百觔

咸平五年來貢

建州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國人不習戰鬬賜木吉時裝錢遣還

景德元年入貢

遣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

天聖四年入貢却之

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

熙寧五年夷僧獻方物

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

元豐元年入貢

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絹

二百疋水銀五千兩以孫忠及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

乾道九年入貢

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倭舡火兒滕太明歐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

淳熙二年入貢

元至元八年遣使入朝

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别將徐稱導送趙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

至元九年遣使來朝却之

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彌四郎等至太宰府

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使回報良弼遣鐸回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爾果斯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恐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
大朝皆不報

至元十四年遣使易錢

日本遣商人持方物交易錢許之

大明洪武二年入貢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薄海之外莫不臣僕惟日本未至乃遣使臣趙秩往諭之○詳見使倭事畧○其王良懷乃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詔賜祖來等文綺及僧衣比辭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歴及文綺紗羅

洪武十二年入貢

夷船一隻稱貢緣無表文却之來人分發雲南川陜三邊安插

洪武十三年入貢

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之類亦無表文以其私貢不納來人仍發三邊安插

洪武十四年入貢

十月國王良懷遣僧如瑶貢馬十匹及方物通有
前來人船花名乃命行取赴京宴賞歸國。會典
記十二年貢者作七年十四年貢者作發三邊安
插與南京禮部案不同必記者之誤耳。通志作
却其
貢

洪武十五年入貢

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
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
得中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為倭冦
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

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

賢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
取回就借精練兵四百與僧如瑶來獻巨燭中藏

火藥兵具意在圖亂上大怒磔貲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祖訓云以日本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不興兵致伐著為訓章絕其往來

永樂二年入貢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欵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令銅甑猶存爐竈遺趾在蘆頭堰降勅褒獎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冦論制限進貢方物

馬　鎧　硫黃　貼金扇　牛皮　鎗盔

蘇木　塗金裝綵屏風　劒　灑金廚子　灑金手箱　灑金木銚角盥刀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描金筆匣　水晶數珠　抹金提銅銚　瑪瑙

宣德元年入貢

入貢人船踰數刀劍過多特諭來使令後貢船不過三隻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不許違禁

宣德七年入貢

來使不知禮法甚擾于民禁之

宣德十年入貢

并奉表謝恩以八年遣使吊喪也

正統七年入貢

時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清天寧各寺安歇朝廷雖責其越例以遠人慕化亦寬容之八年六

月使回迷失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沙嵩滕嶺坊長孔希名護解把總遣回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天順二年入貢

至京師燕賞豐渥捆載而歸

成化二年入貢

時都指揮張翥洞燭其偽貢之奸而去

成化十一年入貢

諸使詣京沿途騷擾朝廷為禁約之

成化二十年入貢

六月使臣周瑋入貢勑諭彼王知會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也

弘治八年入貢

五月差使壽蓂入貢方物赴京沿途生事至濟寧强買貨物彼此殺傷罪及解官府照磨童釗指揮魏政提舉王昭俱降調通事林春充軍次年使歸司府失於檢點致鄞人朱縞填欠貨物而去

正德四年入貢

五月正使宋素卿副使源永春貢方物請祀孔子儀注朝議孔子中國聖人不當為夷狄褻瀆不許

素卿者即鄞人朱縞其家鬻于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其事益縞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庶奪嫡爭功要利而夷夏之釁遂釀于兹

正德八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桂梧貢方物越歲而去

嘉靖二年入貢

四月夷船三隻譯傳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至兩夷讐殺毒流廛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而還

至寧波脅寧波衛指揮袁進奪舟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没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羅京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伏誅不敢款關者十餘歲

嘉靖十七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古鼎副使僧周良持方物表貢且求還前遺物法司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無從索之良等乃不敢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已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

嘉靖二十三年入貢

是年六月夷船一隻使僧仆壽光等一百五十八人稱念無表箋且以非期却之

嘉靖二十六年入貢

四月使臣周良人船踰例且非貢期朝議欲却之以其遠來効順且貢期止隔一年乃發外海嶴山停泊至明年而後納之

日本國圖

北至月

東北至毛人國界

東

南至大

東南至東女國界

竹島

隱岐州 領四郡

三島

出雲州 領十四郡

伯岐州 領七郡

因幡州 領七郡

但馬州 領八郡 此處出銀

丹後州 領五郡

若佐州 領六郡

加賀州 領四郡

能登州 領二郡

越前州 領三郡

越中州 領四郡

佐渡州 領二郡

越後州 領七郡

山羽州 領十二郡

常陸州 領十二郡

陸奧州 領九郡 此處出金

白沙地

石見州 領六郡

周防州 領六郡

長門州 領六郡

花浦

美作州 領七郡

丹渡州 領七郡

日本國君所居 山城州 壽安鎮

近江州 領十四郡

美濃州 領十八郡

飛彈州 領三郡

信濃州 領十郡

上野州 領九郡

下野州 領六郡

上總州 領四郡

安房州 領四郡

武藏州 領十四郡

尾張州 領二郡

甲斐州 領四郡

伊賀州 領四郡

伊勢州 領十三郡

下總州 領十二郡

伊豆州

相摩州 領八郡

備後州 領十四郡

安藝州 領八郡

備中州 領九郡

備前州 領八郡

攝摩州 領十六郡

攝津州 領十三郡

太和州 領十五郡

河內州 領十五郡

此名三江

三河州 領五郡

遠江州 領五郡

駿河州 領十郡

領三郡

和泉州 領四郡

紀伊州 領十郡

志摩州 領二郡

宮島

連島

小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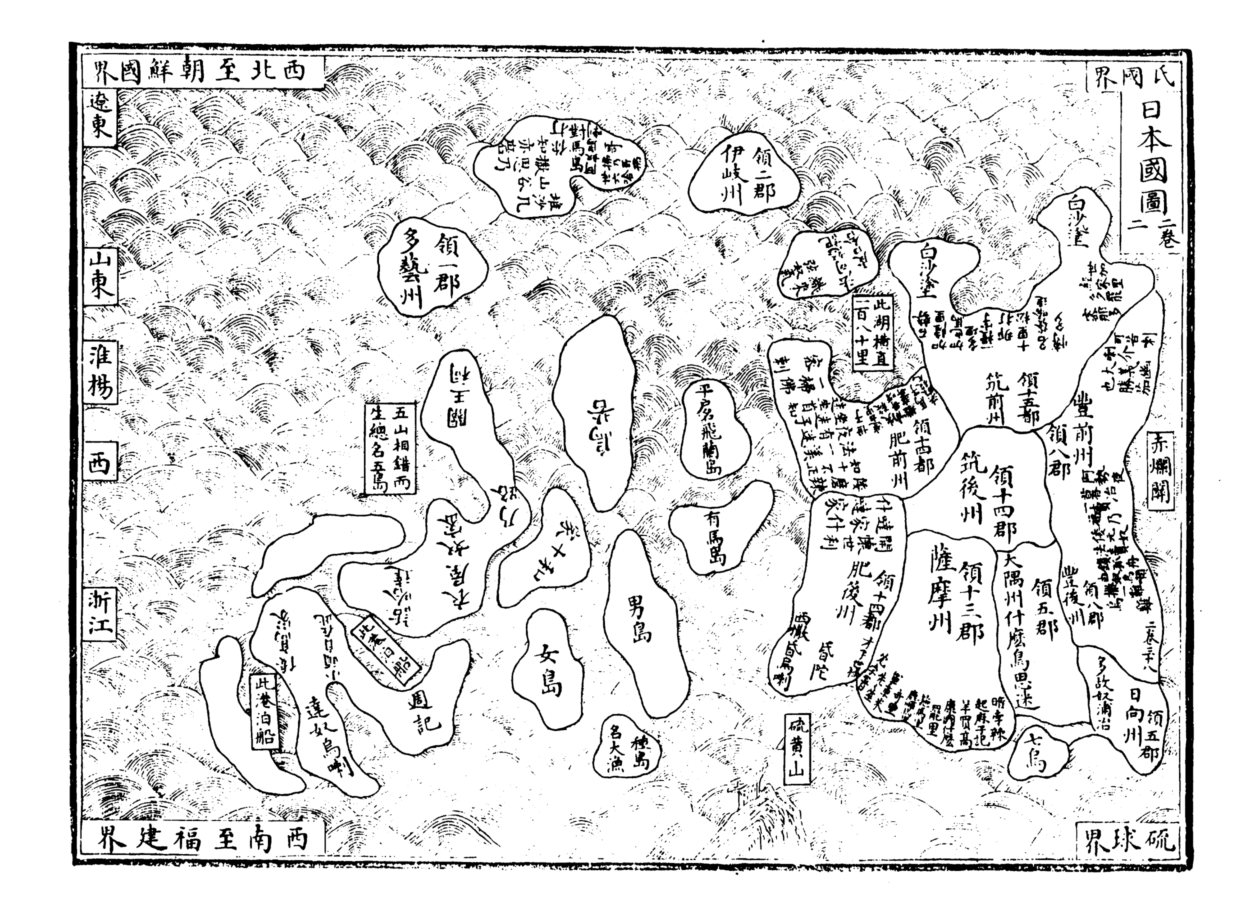
伊豫州 領十郡

阿波州 領九郡

土佐州 領六郡

淡路州 領二郡

佐加國



西北至朝鮮國界
氏岡界
日本國圖 二
卷二
遼東
山東
淮揚
西
浙江
伊岐州 領二郡
多藝州 領一郡
白沙塗
白沙塗
此湖横直二百八十里
筑前州 領十五郡
豐前州 領八郡
赤欄關
肥前州 領十四郡
筑後州 領十四郡
平房飛蘭島
有馬島
五山相錯西生總名五島
肥後州 領十四郡
薩摩州 領十三郡
大隅州 什麽烏思迷 領五郡
豐後州 領八郡
日向州 領五郡
七島
硫黃山
種島 名大漁
男島
女島
此港泊船
達奴烏喇
周記
西南至福建界
硫球界

倭國事畧

日本即古倭奴國也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為國邑隋書記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地形類琵琶地勢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奥居東為尾至山城旱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奥為頭薩摩大隅為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其國君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

小十二等及軍尼伊尼翼諸名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而知况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為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奧北邊海為但馬州後若佐加賀越前越中越後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為攝摩攝津太和河内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為佐渡在南懸海則為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到有不能考者今姑據予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為和泉其南海舉泊舟者為阿賣介撒几為歪又打阿波為于撒几為天王者為沙界衣其南為沙界其地方甚小沙界之東南為紀伊東為三河出海之口

為濵大海其島為康大為科什麼為奴智紀伊之西為伊勢北為三河其嶴為腰大為阿乃奴子山城之西為丹渡左為攝津其嶴為飄舡谷為阿家世奴乎辣為索埋為男女懐東南懸海為安防州左之西為攝摩其嶴為那敗為舍箇世為抗茄為我這古為磨羅右為但馬右之西為因幡丹渡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其嶴為兀什麼舡為茄賣茄里為多大左之西為備中出鐵其嶴為山子加為言奴乎鞆為那什摩其南為連島懸海三十里右為因幡右之西為伯耆沿海俱白沙無嶴可泊其鎮為阿家敍記為倭子介為他奴賀知其北為竹島懸海三十里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其嶴為一子該一知為子奴鼻為和奴容知為拏敗為掓

東出雲之南境其𭠇為番你為山子介為欽子溪為大戸流為非嚩町為失喇哈町為也生忌為客和奴失記其北為隠岐懸海三百五十里備後之西為安藝其𭠇為翁家搭曰昆耿為法子加一知為窟撒子為谷也為他加歪喇其南為宫島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為石見出銀與銅其𭠇為南高番馬為番馬搭為哥為撮奴市為有奴子北至海三十里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𭠇為翁哥里為客大遊里為東大為陀奴迷為哈迷奴失記為奴羅市米其北邊海之𭠇為斯殺為賣抵哈扣為夜市為髙奴烏嚩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為長門橫直皆二日程𭠇為花浦為薫州為番記為倭妻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馬其西

旱關為阿介馬失記抽分司設於此渡此而西為豐前横五百里直四百里其畧為可苦賴馬喇介襪次為大義地為野慢舡為阿世夜為暮治為一賣其南為豐後横直皆六百里其畧為福乃為倭几奴法賣為鎖孤舟為由奴烏喇為撒一基為烏四基又其南為日向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畧為多故奴甫治豐前之西北為筑前横六百五十里直四百里其畧為右勢為加菩里為加打也馬為多賣里為一萬字為奴打為世加為經字里為多罷為容那多為法哈嗟即博多之別名也其北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為筑後横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為大隅其南濱海之島為什麼烏思迷令之人訛傳為懸海懸海乃大漁舟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壤名為九州大隅之西為薩摩横直皆三百六

十里其畧為暗孛喇為起麻子記為芊理南為康國什麼為罷里為拖馬里為強頭馬里為鷃哥里為年市米為仙臺為畜孛署

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為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

薩摩之北為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畧為牙子世六為阿麻國撒為昏為一種國撒介烏頓為開懷世利為嗟加什為什嗟加

又其北為肥前橫直皆五百里其畧為鐵來為言奴氣子為法司奴一計為客舍其內沿河泊舟交易之處為倭麿頓為知十歪為法一溪為夜間迷為坐迷子為迷迷坐胃知為一掃拂為燙奴乎喇為世子為迷古里為失撒為喃哥牙為雄婆哥為松本一名馬子剌為法麻撒几

肥前西懸海

為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為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嶴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戶相去二千五十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戶經過其嶴為乃路為倭齊家為衣屋奴嶴為通記為達奴烏喇為烏苦為話哈嗟北為多藝為伊岐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為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嶴為哥為甘大哈東南為拂乃哥世西北為堆沙几為山谷為撒思乃為知六磨為你打北為倭奴烏喇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嶴開洋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

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収長門因抽分司官在馬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猶洋

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奧壁下陳錢分腙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鼈子門赭山則澉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嘴涉谷檟狼福山而犯爪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陽犯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

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冦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

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為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户皆居貲貨殖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鸚哥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于軌物無一人為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請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專習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與為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曰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為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為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

道七

東海道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南海道五州　紀伊　淡路　阿波
伊豫　土佐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七州　若佐　越前　越中　越後
加賀　能登　佐渡

右共統三十郡

東山道八州　近江　美濃　飛彈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八州　攝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陰道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五十二郡

海曲郡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各統二郡

驛
凡四百一十四
户
可七萬餘
課
約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寄語島名
山城羊馬失羅　筑前職骨前　太和野馬多

筑後職骨骨　河内茄懐知　豐前孛前

和泉因字米　豐後蓬哥　攝津子弩因你

肥前非前　伊賀衣加　肥後非谷

伊勢衣舍　日向兄加　志摩

大隅阿思米　尾張倭阿里　薩阿撒子馬

三河迷茄懐　遠江　紀伊乞奴若藝

炎路山奴計　駿河　阿波挨懐齊

伊豆因慈　讃者　甲裴嘅怡若藝

伊豫伊右　相摩　土佐拖撒

武藏木撒署　山口即周防羊馬窟諸　安房阿穵

美作迷馬撒家　備前避然　上總茄迷倭撒

下總什麼倭撒　備中避晝　常陸

備後避卧　若佐壞加栅　安藝阿計

越前曰智前　攝摩法里馬　越中日晝

長門奴茄多　越後日清谷　丹渡丹白

加賀坑茄　丹後丹哥　能登奴朶

但馬啑什麽
佐渡沙渡
因幡奚奴白

近江多島米
伯耆花計
美濃米奴

出雲因字木
飛彈非大智
石見

信濃申阿農
隱岐和計
上野康子計

伊岐尢計
女島
下野什麽子計

陸奥話叔
多藝
出羽迷外

宮島迷挨什麽
五島我島
男島賀什麽

小島科什麽
對馬島則什麽
連島卒賴什麽

種島他尼什麼　博多花哈嗒　竹島他計什麼

平户　佐加闌　三島密什麼

寄語雜類

天文類

天天帝　日虚露　月秃計

星付泥　風有末加前　雲

雨挨迷　霧吉利　雪計伏六攸計

霜名末辟滿　落雨挨迷付魯

時令類

早來運梭梭發耀　夜搖落　午非路

晚搖撒田午　明挨介水　暗骨辣水

冷三孛水　煖挨掇水　今日詐以呼雞聲介喬

明日挨迷亞失日　後日亞撒里　昨日傑奴

前日阿多惟　日暮非故路路　今日來个阿耶俚

明日來挨戊打俚　後日來挨紋核阿耶俚

地理類

地 大様禿智　山 羊賣耶賣　水 明東

海 烏彌　沙 何吉大水　石 闕　水在木古

火 非　鄉 羊理俚　江 扛谷計

方向類

東 熏加　南 迷南來　西 義西

北 九兀俚　前 日皆門利婆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措泥　銀 失祿揩泥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佐　紅銅 鶯更楷尼

水銀 明東楷尼　好銅錢 姚禮善尼

人物類

皇帝 大利天王家里　官 大米烏野雞　百姓 別姑常

公 翁知　大官 大大烏野雞　婆 猶蒲翁妃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尢尼　弟 阿多多多　妹 亞尼多一沒多

姊 亞尼　嬸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胡來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謬　叔 何治王官老 前

丈夫 壽山　婦人 倭家倒　老 禿古要个

男子 何奈公姑　後生 倭家達　孩 歪鼻

親眷 新雷　姐夫 不哥迷　朋友 道門大聖 淵門大帝

女壻 米哥　僕 三三字郎　小廝 歪皆水

和尚 才老烏索　老實人 埋骨多　艱難人 胡奈故人 門厥人

强盜 六宿鼻隨　瞎子 眉骨頼　獨眼人 密皎闊 鴻

你　撫哥了梭里　誰人　搭梭　我　何埋俚阿奴利
徒弟　加食難　財主妻　斗島賣　生得好　眉眉月失眉眉姚水
外甥　萌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　吊　年少　華葢　主人　床杲朶
生得醜　魯歪失　聰明　力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塑羊糵　富　烏多哥　貧　肥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骨水　村　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人事類

要 坡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烏將 卒　拏來 未低吉反哩 未得哥巳

拏去 未底於古　相擾 括計括盆　亂說 思量骨多莫 話介反哩

看 覔見迷路　不送 何埋解郤 賣　嬉 挨核蒲

坐 移路阿將梭　病 羊埋依子　揖

罵 寛彼計乃哩 話鸞䙡皮　鼾 困彼計　詈 烏論羊埋水 烏鸞爺計

睡 密路
去 漫陀罷獺俚 旦多
在 何故伊虜何 耶路

不在 論速持踈
來 何耶俚吉人
便來 羊佯地何爺 俚慢陀的如

回來 慢慢的耶俚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俚 法古

送與我 面皮
愛惜 搖落扛滿
怕 倭踈路路

出去 一一計
前行 殺雞倭
行 挨龍門

喜 一啜水咷雖打 步
說話 未納愁打 俚
怠慢 難利骨多 罵山奴

飲 那慕
獨樂 哥賣
羞愧 沓助山水 水

喫 何賣利
安排 蘇路
不來 未旦盧賈 矢

走 法古　快去 法古計　打人个 生亞達達

借 脡路各夾　買賣 烏禮加　不吃了 禁哥

唱 嘔天　莫怪 哥面乃禮　多喫酒 何賢鼻旦

教 何水尢路　喫酒 麻黑殺雞　那里去 陀姑移姑

添 所有路路　行路的 益磨滅　曉得 个个俚打夫大

賣 烏路無六　叫人 多奴　老實說話 買多溢多

痛 一軭水　起身 倭達的援　多多喫了 前行哥

遊 西孫步　還了 諧也數　不曉得 措賴路不失打

殺其奴瞎咀郎 請人家那摧多 慢慢的買得買得

害夭 不賣烏魯賣加 恁麼賣難烏禮作

肚餓勲大路水 哭乃古 多少一故賴介

打胡子 有情亞姊吉乃 無情亞姊吉乃乃水

醉邀帶 換皆賀 無工夫一孫擲水

恠發賴旦多堅固 死身大 腫刺大

喚加右 笑歪罷 活吉打

買加利 輸埋計打利 傷寒雞骨

寫字 加計

身體類

耳 眉眉

口 骨上

鼻 發柰

眉 賫

手 鐵

足 挨身

心 个个路

頭 客成頼

鬚 薰計

髮 措勝夾迷

肚 發頼

指 尢皮

𠂢 卒腿

齒 法

器用類

小刀 歴過乃空客打乃　中刀 歪計柴需　大刀 濶中撻打奈

刀柄 脫介俚　甲 大買路　弓 油米

盒子 剛白哥　紙 揩袂加迷　硯 孫助俚尊力子

砂石 揩路依水　筆 粉地　墨 踈煤

薄紙 沃蠻子　扇 黄旗　鎖 哥利素

厚紙 沃速子　船 浮泥　針 快利法利

鑰匙 坑其　鑊 難皮　磨刀石 依水

泥銅扇 法古黄旗　箒 花雞　泥金扇 空揩泥黄旗

等子發介俚　小箱法哥　硯箱孫助利法哥

酒盞躧加藤計　鋸拏剛繫利　碟躧賴沙賴

銀銖失祿挨指水鏡坑皆彌　枕麻骨賴埋骨賴

麝香射哥　漆烏論水　席不奴

木香木哥　傘隔落隔躧　盤何水雞

沉香沉哥　筋法水　碗倭吉貼灣

酒瓶哭笋昆皮　梯課水飛計　香宣哥

衣服類

衣服乞麻俚　靴骨都　鞋水托里失其里

筈帽揺婆俚　錦歪帶　氈衫迷奴

手巾避昂个　綿布木綿　夏布奴奴綿

被伏思麻

飲食類

茶解素　酒矖箕　白酒明東矖箕

燒酒隔辣矖箕　老酒福禄晒　飯密黍

飲酒晒加乃　鹽失河収河　喫飯密黍阿羅

醬 彌沙　米 科眉科眉　油 挨蒲頼

大麥 烏蒙崎　小麥 柯蒙崎　穀 暮米倭米

羹 水路　荳 磨米　肉 恕恕

笋乾 大吉糯古　醬瓜 可羅米糯

花木類

杉 松計　檜 去那雞　松 埋止

梅子 面婆水　芥 慹辣水　菜 柰

瓜 烏埋　麻 莫入骨水　茄 乃沈皮

鳥獸類

牛 胡木　狗 意奴　猪 豕豕

雞 抓泥掇地泥環 多禮　鵝 觧加　馬 鳥馬

魚 遊河　蟹 揩泥　虱 失辣水

羊 羊其　鼠 眠助米

數目類

一 丟多子丟徵 多　一 箇个利　二 扶達子丟咀 多

三 密子倈咀多　四 學子摇摇做　五 意子子難難 多

六後子　七乃乃子　八教子

九个个乃子　十多　十一多多丢達子

五十大　百法古　千借一貫

萬慢亦

通用類

有挨路迷路　無乃　好髙髙的姚鎖盧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乃　大加小思姑柰何計

小發飾　少索古乃水　多快都河河水

遠多侯　近的个　度歹十大

短迷加　細相快大　扔骨篩路

厚挨卒水　薄温卒水　歪貨不髙歪顂水

破羊𣓿里里　不是松田乃係　要緊馬多合子

緩慢大慢大　無用設計　多有何何水

末慢大　香于脾水　臭骨篩水

倭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

鐵釘惟聯鐵𠀋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若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

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

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洌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皆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汲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好 昔賈誼上三表五餌之術知倭國之所好則餌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所以為織絹紵之用也葢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髠首裸程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用為常服無綿花故也

綿紬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為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茶為重故也

鐵鍋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為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為尚碗碟以菊花稜為尚碗亦以葵花稜為尚制若非觚雖官窑不喜也

古文錢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為清雅然非落欵圖書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 廳堂不用也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 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為常

氈毯

馬皆氈 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籮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醋

按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是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徇其求而慫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

寇術倭奴之勝我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故誌之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蒼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强為鋒最强為殿中皆勇怯相枀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册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慄遠避延

頸授首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羸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熖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紿我民勿使邀擊自為全脫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抛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

數十日不爲勞

又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

石火砲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

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

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

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斂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外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

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艀

或為穽以詐坑

或結稻稈以絆㑹

或種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為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

樂罷吾軍之邀遊

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絶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

閒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偽鹹而逸之或披簑頂笠沮

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

遇而捉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

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

凡舟之裙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閧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倭刀　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恡重價而制之廣延髙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輒震而避馬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

故誌之

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

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為刀其實無用

上等

上庫刀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加世代相傳以此為上

次等

備前刀以有血漕為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薩隆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刑著在外為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為古今賢否之辨鋁劍亦然

籌海圖編卷二